

人类有哪些细思恐极的事？

纳粹德国曾进行过一次疯狂的「人种实验」，试图繁育出源源不断的「纯种雅利安人」。

直到盟军驶入德国，这个邪恶的秘密生育计划才浮出水面。人们第一次发现，在「人类进化」的伟大名义之下，生育可能与集中营里的死亡同样残忍。



为元首生育的少女

1936 年，18 岁的 Trutz 刚刚走出校门。

这个金发碧眼、身材高挑的女孩是德意志少女联盟的成员。不过即使在一群制服少女中，Trutz 也总能引人瞩目，常有人赞美她是真正的希特勒女孩儿。

正当迷茫之际，联盟领导向她提议：「如果你不知道未来做什么，何不为元首生一个孩子？」



德国少女联盟成员在接受教官检阅，只有「种族纯粹」的少女被允许加入。

那时她还不知道，就在一年前，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刚刚成立了一个秘密机构——「生命之泉」（Lebensborn），目的是繁育出源源不断的「纯种雅利安人」。

起初，「生命之泉」营地只面向孕妇开放，相当于一个免费的高级产房。

它像是「种族灭绝」的反面，配备了最专业的医护人员，家具都是从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富豪家中挑选出的战利品，甚至有人形容，「我们被照顾得就像公主一样」。



营地往往选址在偏僻的古堡或者天主教福利院

不仅如此，「生命之泉」还保证，如果孩子出生后不想带回家，就可以把他们留在营地，接受最好的教育，然后被送到支持纳粹的上流阶层家庭抚养长大。因此，让许多面临社会歧视的未婚妈妈趋之若鹳。

唯一的入住条件，就是通过「种族纯洁」测试。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是首选，家族必须三代没有犹太基因。



这张遗传图谱构成了纳粹的「科学依据」，白点代表雅利安血统，黑点代表犹太血统，五种类型从左向右分别是：德意志血统人，四分之一犹太（二级混血儿），二分之一犹太（一级混血儿），四分之三犹太（犹太人），和百分之百犹太（犹太人）。德意志血统人有义务在「生命之泉」尽可能多生孩子。而最右两种犹太人。

可是很快，党卫军发现，海选效率极其低下，报名的孕妇只有40% 符合要求。

于是项目变得激进起来，开始安排党卫军人和「具有种族价值」的未婚少女秘密结合——逻辑很简单，既然符合要求的孕妇不够，那就把帝国最纯洁的少女变成孕妇。



1936 年，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，德国人曾在奥运村旁保留了一大片浓密的树林，并鼓励德国姑娘将自己奉献给运动员，好生育强壮的后代。

Trutz 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人选。

出于对希特勒的热爱，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当然，因为保密要求，她甚至骗过了父母，说自己参加的是国家举办的住宿课程。

接着，她被送往巴伐利亚附近一处守卫森严的古堡，那儿还有 40 名金发碧眼的姑娘。

她们挨个通过了血缘测试，领取了在营地的假名，然后签下一份协议，保证所生的孩子归国家所有。

与此同时，所有军人都收到了国家召唤，建议他们在奔赴战场前，至少为帝国留下一个孩子。



海报画着的德国理想家庭有四个孩子。希姆莱在「生命之泉」通知书上写道：「这是一项光荣的责任，近卫军的领导阶层应共襄盛举。」

很快，军人们就来了。

一切看上去都像一场匿名的大型相亲。这些年轻人有一星期的时间熟识，一起看电影、做游戏、交谈，然后由女孩选出喜欢的人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聚会的终极目标只有生育。

当医生发现女孩开始排卵以后，就会让她们回房间等待。入夜以后，被她们选中的男子就会到来。



纳粹军官参观「生命之泉」营地

Trutz 记得，那一整晚，她异常兴奋，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为国献身的激情里。再加上，他看上去非常英俊。

那一周，他们共度过了三个缠绵的夜晚。其余四天，他则被列在别的女孩的日程。

而当姑娘全部受孕成功，那些不知姓名的军人就会离开营地，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

婴儿像流水线产品一样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。



生下健康婴儿的妇女，要带孩子参加一个类似宗教洗礼的党卫军命名仪式：把带有纳粹标志的匕首举过孩子的头顶，同时宣誓效忠纳粹。

九个月后，Trutz 完成了任务，生下了一个「雅利安」男孩。她享受完最优质的产后护理，就骄傲地离开了营地。即便，她将再也不会见到她的宝宝。

所有的孩子，都由专门的护士负责「科学养成」——每天定时外出晒太阳，洗两次澡，接触的每一件物品都经过提前消毒。

希姆莱甚至亲自设计了一种高蛋白食谱，好把孩子喂养成体格强健的战士。同理，照护人员奉命，即使婴儿哭到呛了自己，也不准哄他们，因为意志坚强也是培养目标。



有些新生儿出生后，眼睛和头发颜色暗淡，于是纳粹科学家开始对他们进行「光照疗法」。在科学界，同时期有美国科学家对「人种实验」表示支持，因为纳粹实行了他无法在国内完成的「应用遗传学」实验。

据说，1935-1945 年间，德国境内的 10 家「生命之泉」机构里，出生了约 8000 名「雅利安婴儿」。按照计划，到 1980 年，这个数字将达到 1.2 亿。

但纳粹还是那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纳粹，在「生命之泉」，凡是有先天缺陷的婴儿，都会立刻被毒死或者饿死，就像除掉杂草一样简单。

不过希特勒相信，多年以后，全世界都会因他的优生政策带来的人类进化而感恩戴德。

这么可爱的孩子，必须是「德国之子」

随着纳粹军队攻城略地，「生命之泉」也一路扩张到被认为「具有种族价值」的挪威、法国、比利时等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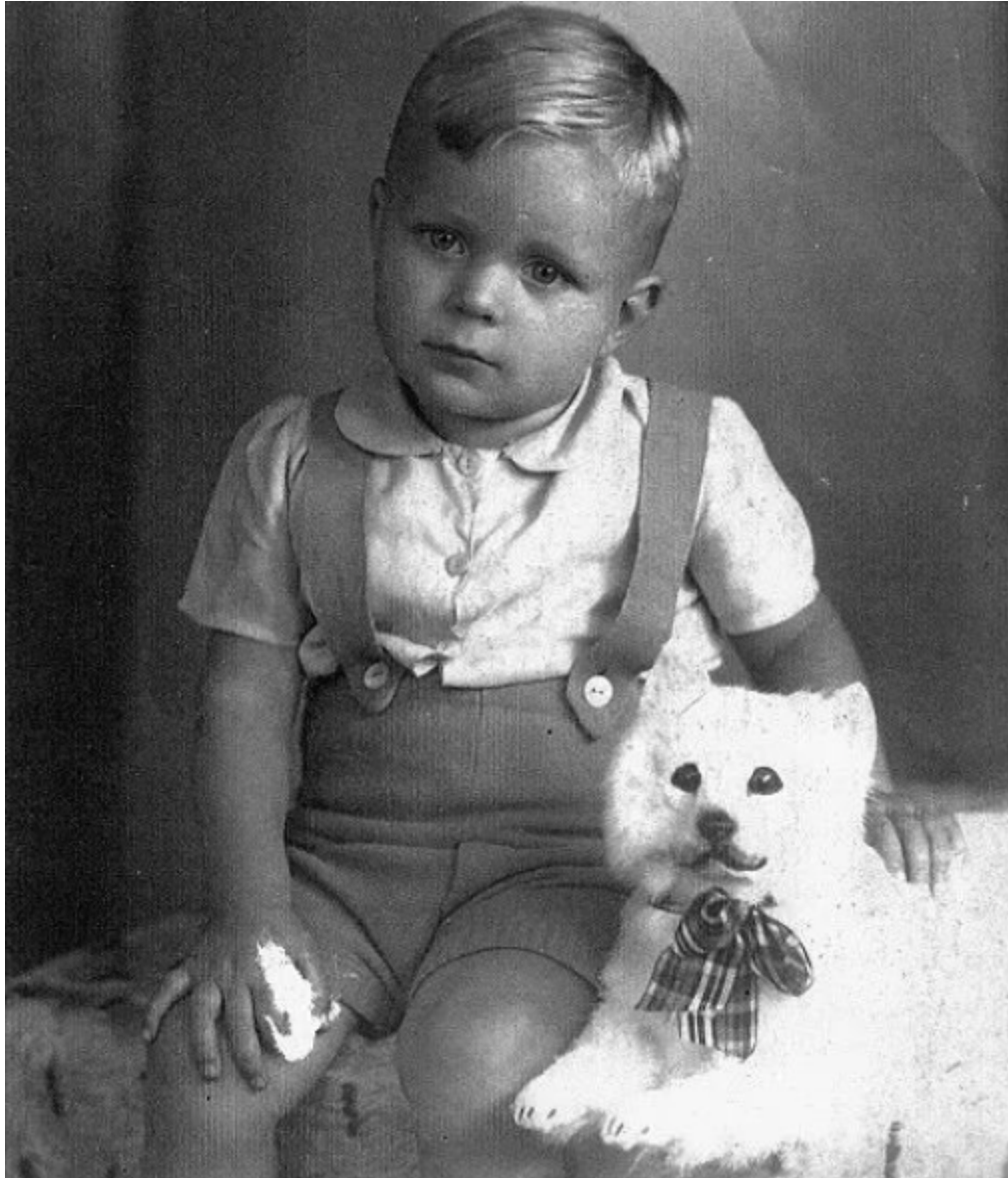
如同在国内一样，「生命之泉」鼓励士兵只管传播基因，帝国会负责照顾好母亲和孩子。由于没有德国女孩的献身热情，许多前来报名的，都是当地贫困女性或者性工作者。



1941 年，第一家「生命之泉」营地在挪威建立，短短四年间，就开了 10 家营地，「生产」出 8000-10000 名婴儿。

1939 年，等到连生育速度也赶不上纳粹的野心，绑架开始了。

每到一个地方，纳粹士兵都会筛选出符合要求的「德国之子」。于是，长得金发碧眼，变成了一种诅咒。



亚历山大童年照。

亚历山大就是村里最惹眼的那个孩子。1942 年，当德国坦克开入克里米亚，纳粹官员一眼就注意到了他——在一群「劣质斯拉夫人」的海洋中，竟有一个「天使般的雅利安男孩」。

他们当机立断，从母亲怀里毫不费力地把他抢走。在他们眼里，这无疑是一场拯救行动，因为让一个「完美的孩子」在不

良环境中长大，简直与犯罪无异。所有可爱的孩子，都必须属于德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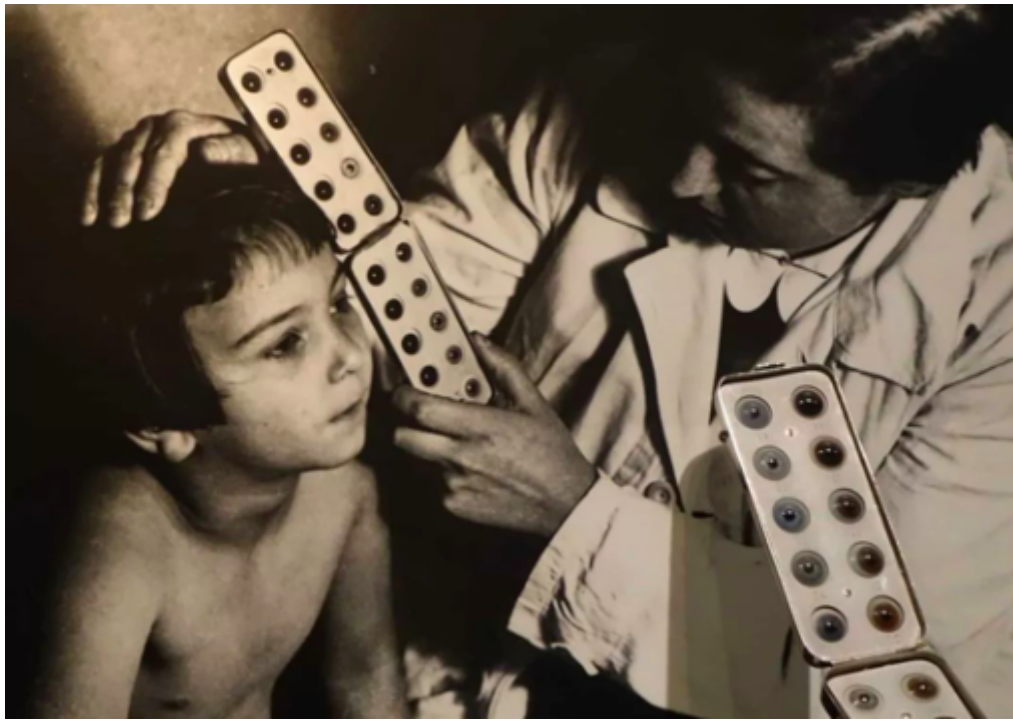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名波兰孩子从父母身边被抢走。

随后，亚历山大和其他被抢来的孩子一样，被送到了医学检查部门。在那里，医生为每个孩子做了详细的测量，胎记、发色和眼睛的颜色也经过了「人类学辨别」。

简单几项身体数据最终构成了命运的判决——「最佳」、「可接受」或「劣质」。

前两等会被送回德国「生命之泉」。而最后一等，则会登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。



一个孩子在接受医生的种族测试

然而，身体达标只是第一步，到了德国，迎接幸存儿童的还有社会化改造。

没人会对这些背井离乡的孩子稍作抚慰，相反，他们被禁止说本国语言，只能学习德语。有护士说服孩子，他们是故意被父母遗弃的。



「生命之泉」机构的儿童上街游行，向希特勒致敬。

一旦「德国化」成功，孩子会被忠实于纳粹的富裕家庭收养。而剩下不成功的孩子，还是只有集中营一种选择。

据统计，当年纳粹在各国抢夺的孩子远远超过 25 万人，而活下来的，只有一小部分。

那个来自克里米亚的男孩亚历山大，已经是幸运儿。他最终被德国商人领养，以德国名字 Folker Heinecke 度过此生。

当「超级人种」跌入万丈深渊

1945 年，德国宣布投降，「生命之泉」也随之化为泡影。

希特勒去世后的第二天，美国军队进入德国，震惊地发现了第一家「生命之泉」营地。多数工作人员和母亲早就闻风而逃，只留下 300 名 6 个月至 6 岁大，听老师说过「美国人是敌人」的宝宝。

随后，更多孩子在欧洲各地营地被陆续发现。一夜之间，他们从承载人类未来的「德意志之光」，沦为很少有人愿意收养的「人类之耻」。



由于大量档案被纳粹销毁，许多孩子的身世成了永恒的秘密。

在挪威尤其如此。在纳粹看来，挪威人是维京武士的后代，拥有最完美的血统。因此挪威曾经成为「生命之泉」在北欧最大规模的繁衍基地。

德国撤离后，清算立刻开始了。重新掌权的流亡政府和被蹂躏的人民，把多年来压抑的怒气全都撒在了女人和孩子身上。

约有 5 万挪威女人被指认与德国人有染。有人仅仅因为跟德国人说过话就丢了工作。德国人的情人更无法立足，人们肆意羞辱她们，让她们剃光头发游街，还有人被送去秘密监狱做苦役.....



战后，法国同样掀起了一场惩戒「德奸」女子的风暴，人们把这些女性抓到街上，剃光头发，更有甚者还会脱光衣服，在众人的簇拥下游街示众。

德国人的后代也令挪威人害怕，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被视作未来的法西斯第五纵队。官员公开宣称，「要相信这些孩子会成为良好市民，就如同相信老鼠能成为家养的宠物」。

为了解决这些麻烦，挪威政府把一部分孩子遣送回了德国，甚至不远万里将一部分送到澳大利亚和巴西。

留在挪威的孩子，则只能忍受更加无常的命运。

政府把其中几千人安排到精神病院了事，因为当时一位顶尖的精神科医生报复性地宣布，这群孩子都带有不良基因，与智障无异。讽刺的是，这样的论调与他们痛恨的纳粹如出一辙。



1934 年，纳粹德国设立儿童精神病医院，有些儿童在这里被安乐死。

保罗还记得被母亲抛弃后的一天，挪威政府代表来处理营地遗留的 20 名孩子。一位医生站出来说，我可以带走他们。

谁知等待他的，是精神病院的铁门。此后 20 年，保罗就被和一些病得很重的人关在了一起，而那些人最爱做的事，就是在晚上尖叫。

唯一不变的是，精神病院和「生命之泉」都讲究「科学管理」。总有护士不断擦洗孩子的皮肤，尽管已经破皮流血，也

要洗掉「纳粹的味道」。据说这种「消毒」方式，是来自一个牧师的提议。

在精神病院墙外，仇视、虐待甚至性侵，依然是「生命之泉」孩子经历中最普遍的情节。

对莱拉来说，最幸福的日子是在 6 岁以前。那时，她生活在德国祖父母家中。

平静在 1947 年戛然而止，根据盟军和挪威的协议，莱拉被送给了挪威生母。刚到时莱拉一句挪威话也不会说，可只要她一说德语，就会遭到继父的毒打。

再长大一点，毒打就变成了性侵，理由是「这种野种生下来就是让人『使用』的」。

在学校，德国血统也是耻辱的象征。Gerd 一上小学就被所有同学叫作「德国婊子」，而他能做的只有跑回家，哭着问妈妈那是什么意思。



Gisela 小时候，母亲一直隐瞒她是在「生命之泉」出生的孩子，但仍不能让她在学校免受歧视。

如今，一代「雅利安婴儿」已经垂垂老去。人们发现，他们大多都遭受不同程度心理疾病的折磨，自杀率远高于德国普通人。

事实是，仇恨的生命力远比想象的要顽强。

进入 21 世纪之初，当一群诞生于「生命之泉」的孩子对挪威政府进行诉讼，一位女性终于鼓起了勇气公开自己的身世。

结果她多年的邻居兼好友却跟她断绝了来往，「我不想跟妓女生的孩子有瓜葛，也不希望政府把我纳的税赔偿给其中任何一个。」

现在，虽然开始有人公开为这段经历发声，但大多数挪威「生命之泉」孩子依然保持着沉默，不想再受搅扰。

直到 2018 年，在《世界人权宣言》70 周年的活动上，挪威首相才首次代表国家，向与纳粹有染的挪威女性公开道歉。

可惜的是，一些事实永远无法改变了。

如保罗所说，「我们永远摆脱不了耻辱，直到我们死去。惟愿我的骨灰可以散落在风中，这样我就永远不再被选中了。」

由于资料丢失，「被选中」孩子的实际数量已经无法估量。

他们中仍有许多被德国家庭领养的人，至今也不知道自己是「生命之泉」的孩子，有些直到老年，才发现自己的身世真相。

对于这场「高贵种族」大梦波及的每一个人，战争仍在继续。

一天，已经有白发的 Guntram 在家整理父亲的遗物，赫然发现了一个银杯，上面刻着他的名字，和希姆莱的祝福。经过千方百计的调查，他终于在大屠杀资料馆，找到了生父的踪迹——一名曾下令消灭几十万人的纳粹高官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